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16
198
12



和16
門
號 198
卷 12



歸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校勘

元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秦伯至德 忠恕違道不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六言六蔽 聖人之心公天下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孟子叙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乞醮

聖人之心無窮

王天下有三重

明君恭已而成功

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江策二道

并問

河南策二道

并問

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邨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毛鵬文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策問二十三

卷之四

馬政志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馬政蠲貸

馬政庫藏

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郭皇后

慈聖曹皇后

宣仁高皇后

欽聖向皇后

昭慈孟皇后

韋太后

楊皇后

皇后總論

魏悼王

楚榮憲王

趙子崧

不怠

諸王總論

公主

范質王溥 魏仁浦

右守信

侯益 趙贊

王全斌

趙普

盧多遜

張齊賢

卷之六

紀行

巳未會試雜記

壬戌紀行上

壬戌紀行下

遊海題名記

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十一首

與徐道潛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十八首

與馬子問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徐子檢 一首

與陸武康 一首

與沈敬甫 九首

與王子敬 四首

與沈敬甫 七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二首

與余同麓太史 一首

再與余太史 一首

與吳刑部梁 一首

與周子和大參 二首

與曾省吾參政 一首

與曹按察 一首

與慎御史 一首

與馮某 一首

與徐子與 一首

與俞仲蔚 一首

與張虛岡 一首

與周興叔 一首

與陳伯求 一首

與于鯉 一首

與吳刑部維京 一首

與王禮部 一首

與孫百川 一首

與某通判 一首

與徐子言 一首

與馮樵谷 一首

與沈雲泉秀才 一首

與朱生大觀 一首

與同年陳給事 一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周孺允 二首

與唐同年 一首

與鍾上舍 一首

與龔子良 一首

與傅體元 一首

與王子敬 六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陳吉甫 一首

與顧懋儉 一首

與萬侍郎 一首

與曹按察 一首

與顧太僕 二首

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 四首

答周澱山 一首

與王仲山 一首

示廟中諸生 一首

與吳三泉 十二首

與顧懋儉 一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高經歷 一首

與王沙河 一首

與徐南和 一首

與邢州屬官 一首

與傅體元 二首

與王子敬 十首

與徐道潛 一首

與陸五臺 一首

與姚畫溪徐龍灣 一首

與馮太守 一首

與沈上舍 一首

與管虎泉 一首

與顧懋儉 二首

與沈敬甫 十八首

與某 三首

與王昭明 一首

與張通府 一首

與凌廉使 一首

卷之九 公移 獻辭附

蠲貸呈子 處荒呈子

陶節婦呈子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上俗

送郵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編審告示 九縣告示

乞休申文 又乞休文

太僕寺揭帖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讀史 二首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 三十韻

濠梁驛 淮陰侯廟

舟阻沽頭開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二首

南旺山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鯉魚山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壬戌南還作二首

登濟城望城武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邢州敘述三首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常塗今入觀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

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詠史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送袁太守之興都

贈孫太倉

讀佛書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素菴詩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山茶

東房夾竹桃花

火魚

鍾山行二首

鄆州行寄友人

談侍郎歌

黃樓行

二石歌

趙州石橋歌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十八學士歌

題異獸圖

甫里天隨寺

恨詩二首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錢

港

馳驛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姜御史年九十六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西苑觀刈麥

送上卿顧東田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遂菴二先生韻二首

賞荷次韻

疊前韻

鄭家口夜泊天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小屯

清明濟土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興濟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送友人讀書元墓山已亥庚子余常讀書于此

檀蹊跳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文淵閣四景圖 題二魚圖

偶成四絕

高郵湖為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頌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寄胡秀才 水崖草堂賦

附錄

明史文苑傳 贊

墓誌銘

書全集後

詩

跋

重脩後識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突應制論

天下之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

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

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燭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本之有本本旣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旣墮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蓋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旣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

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興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懾雷霆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亶亶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

而愛惜其才可以禪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千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利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鍤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誣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清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廸知忱恂

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王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伉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嘘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沍之時一人嘘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獎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

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問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

震川先生別集卷一
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
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
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
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
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
世之聾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
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
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
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
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
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
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徇
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
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曉曉然指其何
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
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
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
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
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
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

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
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
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
之說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
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
者推之未始爲歷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
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
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
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
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
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
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
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
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
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
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
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
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
是故無言者不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

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挾天地之秘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元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餘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也讓訓天下而言讓

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衎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難以國讓而實以

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殺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窮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秦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潁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秦伯能得之故秦伯之所爲迺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非非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於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蓋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

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辭而闕之日不足也而爲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曉曉焉唯恐其言之不詳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爲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后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爲形軀形軀非心道也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旣其所以終游乎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心以會道而私或濇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爲心故道失其所以爲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淳漓去間之

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孝爲人臣者以君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爲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徼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爲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駢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徇耳目而遺心其說則徇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爲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爲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外則苦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元妙之歸大者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汨沒以終身外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問學若是其相悖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爲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翺飛蠕動者奚以異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爲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構精造化萬有

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瑕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爲德生之而爲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竇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况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褻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驚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爲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文

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溫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之功射藝之游非拳以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木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允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茲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徇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元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元牝之學

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
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
之緒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
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鷺湖是非
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
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
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
在邇而求諸遠也噫

此首第一行
疑有脫誤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
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徇其偏而不求至其中
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
終懵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諛邪遁之歸而不
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
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
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勵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
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况于人乎况于學乎學也者
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
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
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質之爲尤物也豈直糠

糝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
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
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
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
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
是故有溫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真實無
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強毅果敢之氣殘忍之
不足以勝吾仁眩瞶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
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
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
分數有多寡則因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
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哀蔽于不足而不能
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
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強戾用彼固以沾
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
而求備于人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
全其美臯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
進修之學而變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溫寬栗之數語
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謂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

調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彥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彥焉而已矣畧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己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所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勵之功爲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

以沒悲夫美之爲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絕異者爲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爲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絕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爲蔽也由是言之椎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絕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

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爲善而非譽訾之爲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爲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爲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糝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蒂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

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強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爲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且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

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裁者傾者成遂者天闕者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爲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圖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

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小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聖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孰不艷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畧也至于鄙賤之甚者則擯絕之不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爲若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

宅鯀出禹入不以為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
封不以為忌故使鯀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
割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
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蓋其
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別者宮者
莫不以為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為樂吾使汝為閹
吾使汝為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
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
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而□□或有稱子書
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廁之篇
末吾于是真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
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
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
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
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
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
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燄凌
轢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

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強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踈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旣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隗所處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曄之知言也夫不可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

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摯歛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焉益焉變而爲朱明長羸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

間而被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眦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劍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強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藉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竇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紱裂土布在有位內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阹所賣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召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圍之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仇王二李之遞爲出入五

震川先生別集卷一
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牴牾自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徇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軻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已若此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

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蓋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蓋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予之嘆痛惜尤深而始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言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

作于義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于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臯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乎論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况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濶畧而後

震川先生集卷一
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
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
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
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曰似行之
日遠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
所深恥也注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人之爲而

乞醯

十歲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
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
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

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
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
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
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
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蓋天下之直而非吾之
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
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
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
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
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

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况于有耶小且如此况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尚可以乞人爲己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己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高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窮求之于物恒有盡順之以天恆有餘矯之以人恆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有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

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
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
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
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
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
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
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
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
直也旣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
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

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
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
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
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
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
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
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
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

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窮囂囂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蓋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待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

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菑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况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斃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敖之屬則猶盤于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穡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迄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日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

震川先生別集卷一
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邱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瞽宗廩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懲庸威之未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登魚取龜擗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

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

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殞者殞者天闕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

嘉靖癸丑會試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

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爲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濶畧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卽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濶畧之爲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蓋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寧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稟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蓋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

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爲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己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已之意以爲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裘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

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禘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袞黼黻元衣纁裳冕朱綠藻
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
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
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
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橫斜曲
直平正倒丕開發呼歛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
不能爲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
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
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縵之
禮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凌

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論則不得其志
亦寄象鞮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
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
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
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卽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
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
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
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
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

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母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舄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絕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己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己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

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
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
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
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
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
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
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
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
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
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
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
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
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
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
有恃一己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
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
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
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于此者未有不至
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
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

視其視聽不出帷牆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
聰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
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
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
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
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
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
暇逸之謂也蓋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
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
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
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
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
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
獸未若矣禮樂未興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
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
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
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
敢少寧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
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
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

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已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蓋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已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摺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已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

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蝸
蟻伏之中深宮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已無爲所
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
恭已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
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蒞所以
養其臯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
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
性也寢兕持虎鮫韞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
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
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
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
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
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
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
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
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